

月光酒

□ 梁惠娣

9月初，下过一阵初秋的雨，到了夜晚，便觉风是凉了。抬眼望去，一弯瘦月悬于沉沉夜空，如钩的清光，勾起心底几许尘封的旧事。

天上月亮或圆或缺，古往今来，牵动多少文人的心绪，撩动无数词客的情肠，于是便有了一篇篇揽月抒怀的千古篇章。

南唐后主李煜在《相见欢》里写道：“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诗

人独上西楼，仰头，是一弯冷月如钩，低头，是寂寞的梧桐孤立幽深的院中，那份孤清落寞，如同寒凉月色一样浸透全身，满目皆是凄惶。

苏轼《行香子》诗：“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静夜空气清新，不染纤尘，月光皎洁如银倾泻而下。他把酒对月，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心底向往的，是“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的闲散归处，满是旷达清雅的诗意。

古人的秋月情怀，总离不开酒，也绕不开愁。或对月寄慨，或把酒题诗，或望月遐思。一腔喜乐悲愁，都借或澄澈、或朦胧的月色漫溢开来，酿成一重重耐人回味的秋思。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千百年后的今夜，我独对这一弯残月。没有对酒怀远的豪情，亦无吟诗作赋的雅趣，只

静坐阳台一隅，任凭长风拂过衣襟，任由思念漫向远方。传说中被吴刚伐了千年的桂树，是否也如这晚月一般，残缺零落？而被相思反复缠绕的我，心绪竟也同这残月一般清瘦。唯愿往后岁岁月光，无论圆或缺，皆能眷顾世间有情人，洒下一缕柔和清辉，慰藉相隔千里的万般相思。

月色静静铺洒下来，恍然间，我又想起故乡三丫江渡口的秋夜。同样一轮月亮，曾照过江畔黛色的老屋、晒台上摊开的竹箩，照过渡口石墩上纳凉闲话的乡邻，照过年少的我蹲在滩边，伸手去捞水面晃动的月影。古人把悲欢托付于月，而于我，月色勾起的，多是乡土人间细碎的念想。目光越过层层夜色，遥念远在他乡的那人，不知此刻，他窗前的窗台、檐角的草木，是否也落着同一轮清辉。山长水阔，音书寥寥，不能并肩立在渡口听江水汨汨，不能相伴月下闲话桑

麻，唯有借着这一缕月光，替我轻轻抵达他的身边。那些平日里的烟火与案头琐事压住的惦念，在秋夜里慢慢浮起。许多人事早已远去，渡口的旧船早已泊在荒草间，当年江畔的草木几番枯荣，不可追回，好在月亮依旧，尚能容我把心底的念想，悄悄安放于这片清光之中。

清凉如水的秋夜，幽幽的残月下，淡淡的月季花间，烟笼花影婆娑，清风舞影摇曳，我掬一捧清辉当酒，思念为火，温一壶月光酿成的酒，于花间独酌自饮。我愿在这淡淡的愁秋里长醉不醒。

这一壶月光酒，不见五谷的醇烈，只有月色的清寒，盛满故人旧事，盛满遥寄远方的惦念。不必杯盏，不必酣醉，就这般浅浅饮下，把人间离合、故土相思，尽数融在这片秋光月色里。人间聚散无常，唯有月光岁岁如约，年年可供人，慢酌，细品。



金沙湾上空的圆月。
记者 张锋锋 摄

情寄中秋（外一首）

□ 杨宇

玉盘轻转，秋虫啾啾
小苑满庭霜白
菊花香绕，露打芭蕉
金风徐徐，浮云袅袅
港湾有人夜吹箫
水墨画面染霜雪
烟波迷离，扁舟顺流飘

把盏问天，情牵意绕
当年秋江涌潮
一袭蓑衣，水远山遥
月下岸水，滋润禾苗
碗水放针心事晓
油茶林夜话绵长
知青返城，她戴月村口

影不成三，花影寂寥
婵娟曼舞云绸
一行雁影，掠过眼眸
嘎嘎啼破，岁月静好
人生旅途多褶皱
有多少次的回首
就会拾起，多少的乡愁

锦囊所城 我为你而来

为城而来不见城
高低起伏的城基残垣
廓开古城层层皱纹
青石披蓓，橘砖绕藤
在浓荫深处向港湾

次第弹响，齐瑟秦箏

洪武初年，安陆侯吴杰
夜梦老翁锦囊献土筑城
马鸣啖啖，铁骑铮铮
长枪炮艇鸳鸯阵
平倭御盗，沧海万里腥风卷
清朝所城守备钟贵
“钟公德威碑”，至今高耸入云

锦囊所城，我为你而来
你旧城溶于明清两朝时光
你新城崛起新时代
楼台次第烟霞驻，古城基
南隅箭竹，长出气节新坚劲
西门朴树傲然耸立，剑指云天

秋菊

□ 朱华棣

当季节深入，一朵朵菊花，举起金黄的灯盏，点亮村庄，点亮旷野，点亮秋风走过的万水千山。

季节开讲秋菊的故事。

从田野走进典籍，从先秦的《周礼》《礼记》开始，一朵菊花在纸上生长数千年。

“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陶渊明的诗很早就把菊花“花中隐士”的形象栽进中华文化的沃土。

农事牵着菊花走进田野，菊花穿越风雨走上秋天的舞台，装点大地金黄，江山如画。也丰盈乡亲的日子。

农谚提着野菊花盛开的灯盏，走上山冈，登高望远。只是故人远去，旧梦难圆。前尘旧事在风中摇曳，心事如落叶，片片飘零。

山冈上金黄的野菊花，把山野点燃，为南归的大雁，指引方向。也为送别秋风，挥手致意。

秋菊，奉献大地金黄后，也将归隐。

烟火人间，将在一杯菊花茶中，慢慢回味一朵菊花的鲜活，馨香。



盛放的百日菊。
记者 刘冀城 摄

粽香月夜寄乡愁

□ 雷建设

里，守着粽子10天半月，仍醇香如初。

清晨的凉意，还丝丝地裹在青翠的箬叶上，那粽绳，是撕开的棕桐叶，柔韧又结实。我记忆里的中秋，总是从节前一天的烟火味开始的。母亲坐在灶前，背微微弓着；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却灵巧得让人心惊。只见她把箬叶一卷，便卷成一个尖角的小斗，填入琥珀色的糯米和红豆，手指轻轻一拢，压实，封叶、缠绳，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一串串棱角分明的粽子，在初升的晨光里，泛着琥珀般的柔光。

包好的粽子放入铁锅，倒入清冽的井水，再添加一些碱水。灶膛里的松柴“噼啪”作响，大火催着水咕嘟咕嘟地翻滚，等水开了，便改成文火慢慢煨着，最后熄了火，让粽子在温热的水里焖上一整夜。等月光收尽，晨光初透，到了中秋的清晨，掀开锅盖，箬叶的清香、糯米的甜香、草木的碱香，混着热气扑面而来，瞬间填满了整个屋子。那味道，比桂花还要浓烈，直往心里钻，让人心醉。

剥开箬叶，里面是金黄透亮的粽子，温润得像一块凝固的月

光。咬上一口，软糯弹牙，初入口时有一丝草木灰的清苦，嚼一嚼，糯米的甘甜便慢慢在嘴里漫开。这碱水粽的滋味，像极了山里人的日子——人口清苦，嚼后回甘。母亲常说，这滋味，就是土地教给我们的道理。

后来我才知道，雷州半岛的粽子，也带着相似的碱香。如今身居都市，超市的粽子四季不缺。真空包装，冷链运送，什么时候都有翠绿如初的新鲜。咬上一口，依然软糯。可总觉得，这味道里缺了点“人味儿”。缺了灶膛里松柴明火的微光，缺了草木灰滤水时那缕青烟，更是缺了母亲卷箬叶时指尖的那一丝温柔。

昨夜又梦回老屋。中秋的月色从青瓦的缝隙里悄悄溜进来，正好落在梁上母亲包好的那串粽子上，那粽子金黄透亮，在微凉的夜色里，像大山深处一盏怎么也吹不灭的灯。

梦醒时，耳边回响着都市的喧嚣，眼前是霓虹的残影，可嘴里却分明尝到了一丝清苦的回甘。那味道，就像故乡渡给我的一缕炊烟，又像那晚落在老屋梁上的月色，清清淡淡的，却牵牵绕绕，久久不散。